# 譬秋左氏傳講解

十九

十九、襄公　二十九年
二十、昭公

白仁12
1995
10

早稲田 12 満 1.998 巻 10

# 春秋左氏傳卷十九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 襄公

經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闕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朝 秋九月葬衛

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楚人使公親襚公恥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既而悔之

楚人弗禁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四月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

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弗成伯賦式微

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喪也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馬以為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闇以刀弒之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貨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必興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
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
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

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
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
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晉侯使司
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
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

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
於周樂





爲之歌邶鄘衛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
怨矣爲之歌王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國

未可量也。爲之歌幽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之代聘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
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猶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十月庚寅閻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叛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絲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公子發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旬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祊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祊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鬽而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戻不然將必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罔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穆叔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穆叔向知叔向既和矣乎對曰伯有

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有與疑年使之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七十二年六身皆以名其子及也而皆以字其子年矣六身是其日數也不才子皙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
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
渝也有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
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朝多君子其庸
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
夫盟君子
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初
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歸單公子愆期爲靈
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
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
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
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
子儋括圍蔦逐成愆成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
戒叫于宋大廟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畀大夫敎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擊鐘焉朝至公在位者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未已公曰在其人曰吾公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或主之或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之或助彊子產就直不生姑成吾所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以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徒。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使盡收其氏。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欲攻子產。子產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幹不固。誰庇我。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入殺良霄。不稱大夫。己巳。書曰。鄭殺其大夫良霄。罪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降婁。

嫩訾之口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
任大夫雞澤之會鄭
與之北面事趙文子
子圍殺大司馬蔿掩
不免善人國之主也
虐之是禍國也且司
絶民之主去身之偏
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

大焉何以得免爲宋
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
衛北宮佗鄭罕虎及
無歸於宋故不書其
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卿會而不信寵名皆
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僞不信之
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尤之也
莫焉
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
君子曰信其不
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
卿不
信之謂也叔慎爾
止無載爾僞不信之
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尤之也
不書魯大夫

諱之也」鄭子戎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戎曰虎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産爲政有伯石貶與之邑子叔曰國皆其欲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爲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馬曰非禮也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二年而畢與之如是三年而後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己也子産使都鄙有司徵役子産弗止而徵之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産弗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所)從政(令)一年興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衣冠褚名)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取我田疇子產殖之)而死誰其嗣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野卒不書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偷苟且)似民主(民主君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諄諄煩悶)能久矣若趙孟死(趙孟卒)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孫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暴)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魯吾同姓)及(卒)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孟孫卒)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馬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八卿宰畀政在修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倕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已卒毀此

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

穆叔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

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

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レ]衰。[ヲ]
九[レ]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レ]其不[レ]能[レ]終[レ]也。冬十
月。滕成公來[テ]會[レ]葬。惰而多[レ]涕。子服惠伯曰。滕君
將[レ]死矣。怠[テ]於[レ]其位[一]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レ]
[レ]乎。癸酉。葬[二]襄公[一]。公薨之月。子産相[二]鄭伯[一]以如
晉。晉侯以[レ]我喪故。未[レ]之見也。子産使[二]盡壞[一]其
館之垣[一]而納[二]車馬[一]焉。士文伯讓[レ]之曰。敝邑以[レ]政[テ]刑
之不[レ]脩。寇盜充[レ]斥。無[レ]若[二]諸侯之屬辱在寡君[一]者何
是以令[二]吏人[一]完[二]客所[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二]令吾子壞[一]之。雖從者能戒[レ]其若[レ]異客何以
敝邑之爲[二]盟主[一]。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レ]之。其
何以共[二]命。寡君使[二]匄請[一]命。對曰。寡君使匄以敝邑褊小。介於[二]大國[一]。誅
求無時。是以不敢寧[二]居。悉索敝賦。以來會[二]時事[一]。逢[二]執事之不[一]間。而未[レ]得
見[一]。又不[レ]獲[レ]聞[レ]命。未[レ]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一]之。則君之府實也。非[二]薦陳[一]之。不敢輸也。其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倘聞[二]文公之爲[二]盟主[一]也。宮室卑庳。無[二]觀臺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寘從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賓至如歸公不在賓見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咈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不銅鞮之宮數里而舍於隸人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寘兒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曰敝邑褊小介乎大國之間共貢與職不虞不戒以及執事不腆敝賦以輔寡君之闕敢憚煩執事文伯歸以語其母曰吾以是知魯侯之不免也吾聞之以儉足以守國君子小人皆以儉德為美詩曰儉德辟邪其宴好也夫子其以儉導魯侯乎其母曰然吾亦以是懼吾聞之儉德之共也恭儉生德恭則遠罪儉則寡欲有德而遠罪寡欲以臨其民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

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齊出也展輿呉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呉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對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呉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何如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呉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迓勞于裴林如聘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熟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伯其禮其

之有。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
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馬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
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子戻欲使尹何爲邑

子產曰小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則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我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焉吾豈敢謂子面如面乎抑心所[謂]危亦[能]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守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上下皆如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約以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約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九終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秋七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鹵秋莒去疾自齊入

于莒。莒展輿出奔呉。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
出奔晉。

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擧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
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
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
氏之祧。伍擧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
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
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
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
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
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
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
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
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楚八今子圍設服離衛ソノウヘニカマザデアリゴデヲツクリヲリ
ロノカラウシユクソンボクシズナノナゴウソンペウガコロノウチ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ハホメテ
セラレタノアニスギタシタナリ
二執戈者前馬矣恭子家ヲテニトリタノヲテニトモスガマヘヲチラレタ
フタリノヤリヲテニトモスガマヘテチラレタ
ノモガマヘテチラレタ
ケイゴサセアルモ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ヲカシユクシ
カズカウヨリ
コモトガカガクラウハウ
ニキノシヤウジク
ツカヒジ
コウシキスナ
ハノシウカ
ヘマイトセト
ノシウリガコ
ヨロシ
カラ
ソンシラン
ソノウケキ
サセラレタ
トヤクデ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叔孫穆子皮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カラウシヒスナハチカン
コガコクロノウチニソシ
ルモ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美矣君哉鄭子皮
カラウシヒスナハチカン
コガコクロノウチニソシ
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ルモ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蒲宮有前恭子家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不亦可乎楚伯州犂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樂矣不憂何成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荀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國令小國共而已晉樂王鮒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退會子羽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吾從之二子樂矣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不憂何成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衛齊子
カラウヒスナハチカン
コガコクロノウチニソシ
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ルモ
ソノウヘサガシユ
クシホキウトイフ
ゴデニヲラレヤリ
ニハソシリテクチニホメテ



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
カラウガフサシクワン
ノシヤウジユツヅ
國令小國共而已晉樂王鮒
ハウケイシミ
ツクシミ
ハツナリ
ワガソハセウコクコトバタ
ぐシサツソムカヌウニツシ
ミウケルラニリヲルバガリアルト
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セウガセウビンシンアハリダンラヨイトオモテテルユユノシコ
ロミダアテラレルトオリゴハンコロシ井イダシラヌヤウナモノ
ガクヤウアワタシハコノシ井イダシラヌヤウナモノ
ミニタガアテラレルトイフアカセリ
退會子羽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ワウシ井ヒヤウバシテヒレイナヲトコデ、キミヤウデアルトイ
ハレタノハマツタクソシルコトキビシクシソタコトバデアリナガラガ
ベニハゾテモノヤハラカニヤザシクホメタモノナリ
吾從之二子樂矣
ナニレイギアルイヒブニデアリ
不憂何成
樂王鮒字而敬
シンヲヨウガクホメテセウシンハヤハヤイナダイシンアルヲリ
ホメテセウシンハヤハヤイナダイシンアルヲリ
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ヲホメモズソシリモスリヤウシオ
オデシヤチンヲケンニキラテテルナリ
サストリテゲントケンニキラテテルナリ
免乎國子子招樂憂
ワガハヒヲガハヒ
ノシムコトガナラヌト
齊子雖憂弗害子與子家及而憂
ハヒ
ヲガハヒ
ノシムコトガナラヌト
夫弗及而憂
エンカラウセイニスナハチコクガイナダイシンアルヲリ
テヨウジンサヘスレバコクロヅカヒムコトガアバトテナン
アコクロヅカヒズムト

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二大夫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告於會晉曰尋盟未退文子欲求貨其使而爲之請樂桓子相趙帶焉對曰貨以藩身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李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
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
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
誰從之魯叔孫豹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
焉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
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
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
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
焉有主齊盟何國蔑有豐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苫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
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
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吾孰與於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然亦必自以爲能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夫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侯乎夏日烝也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欲之邊豆於幕下趙孟辭以與子皮子皮辭以與子產子產辭以與子太叔太叔以饗禮辭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爲主人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趙孟爲蘩曰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乎子皮賦小國用之其何貳非命乎

野有死麕之卒章。
棣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
可使無吠。穆叔
于戾及曹太夫興拜。舉兕
爵曰。小國賴子
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
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吾其魚乎。吾聞
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日
中吾
卿凶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
年叔孫歸。
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日
中吾
不忍其內。
爲用之。
爲國也。忍其外。
以相忍。
爲國。用之阜。曰。數月於外。

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在楚也乃孰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上大夫女



ホカヘデイスガヒツホドクウリソシテナンギヲイタシヲラレタニ一日於是ソコモトノゴシユンガコトヲ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嘔乎タトバアキナトガアキナヒヲシテルリブンヲエルニミセノカマリヲヨクユエマタセラレルハヲタリマイドイアテヲクメアタスナリ皐謂叔孫曰可以出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ハジシンノサマノハラヲヨビザキヲヨクユエマタセラレルハヲタリマイドイアテヲクメアタスナリ犯請於二子ソシテコウシンノコトヲ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布幣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盍圖之公曰寡人有
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曰吉
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
一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
一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
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
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於此而已乎對曰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見
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

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
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
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
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
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
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
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
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
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遂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呉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渓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

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
處大原帝甲嘉之封諸汾川沈玹蔣黃實守其祀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
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
是以惡之故忘妄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
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若由
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一猶可無爲則必生疾矣叔向
曰善哉肹聞之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

故焉且問于晳對曰其與幾何曰無
禮而好陵人怙富而畏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
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
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
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
也故有五節
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
陽物而晦時
熱惑蠱之
疾今君不節不時
能無及
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
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
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
有六氣降
生五味
發爲五色
徵爲五
聲淫
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爲四時
序爲五節
過
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
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
疾今君不節不時
能無及

此乎出趙孟告趙孟曰誰當艮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孰主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樂邲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也禍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王子干郟敖王子干郟葬使赴于鄭伍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井ガアトカトクスルニツイテハクハシクイヘシラセソノトキ長子子奔晉從者五乘叔向ニシャウスナハチシヤ使與秦公子同ウシユツガ食皆百人之餘趙文子ヒヤクニンニマヘヅクヒイテ見而問之曰秦公子富ヤウノアチカアルバソンナニオホクアルナキワカルヒガ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ホウロクヲソコヘテルニオホクアルナキワカルヒガ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ムスメヲヤモメヤモフメノヒトリモノデモ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ヲヨウヘニイタ辭ハタシノコウ曰鍼懼選獲是以皆來亦唯命ヨロシカラマコトデゴザラヌカト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楚靈王即位遠罷爲令尹遠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ナテユノマツリス于温庚戌卒ウシテシヤウソウテイコウヲシンシコ吾弔及雍乃復ヨウムラマデイタリテバデウシンケヨリコトハリライバレキクニツイテンコデモドリタ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

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其卒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敝邑有望矣寡君有望矣

武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實有望焉

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雖不敢當主人之禮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



ナシ、ウタタコレハ、カシセウコウセキガコノカンタノハキノモトデ、タシスサバイタユエヒトベガヒロヲヨセキ、シ、クテモソトノキラセタクテ、ソノキヲキヲタクヒビダツアカセリゴトクカンセシヲセウクセキヒシ、コノキヲセタクヒビダツアカセリ

アテ、タサレテハダヘ何ソ無以カチマストドウシテ

雅子雅召公子遂如齊納幣見子スナハチウケシンシンガヲ

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キツトキミヲナミスルコロアリト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レツザノカラウトモガ

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侯享之北イフトロマコトカイテコヒトヲシルヲアカセリ

宮文子賦淇澳ホノキウブンシスナハチヒヨクリモノヲトリカハシテチヒムスブコトヲバクリタバンガトクエイクニナナ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謂陳無宇非卿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宣子也侯使郊勞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使引大館叔向曰寡君使成臣之祿也敢辱禮之器也畢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畏大國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二也昆弟爭室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罪二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

辭曰死在朝夕
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
無助天爲虐子產曰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
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
周氏之衢加木焉
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
叔向言陳無宇

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十一月鄭伯段如晉
十二月鄭伯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
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務不煩諸侯
北燕伯款出奔齊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三丁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三丁未勝于原宰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賀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則猶有先君之適及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佗儷
在線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恵莫大焉若
恵敝邑撫有寡君舉群臣
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
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
曰此季世也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屬蛤弗加
於海民參其力一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
朽蠹而三老凍餒
之諸市屨賤踊貴
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
已在齊矣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
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修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草隷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畀其何日之有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曰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
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迫市湫隘囂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旅公笑曰子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
於君故興叔向語而稱之
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

廐遍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拜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不犯非禮小人不犯
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畏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是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爲禮於晉猶荷其
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
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
韓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一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
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

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

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
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
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
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
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燕簡公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
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
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
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カラウノアンペイナトウバ　オンイコトデアル　ナンヨガレ　アアナイコトカナ　キャウハセイクニイセイナリセイヨウシイチモニバダシぐオトロヘテ　シガぐヨニキタカフルヲトヨルベバシガトシビノアタリハセイイケイヨウノマゴナリセメテハダリノダイシナリトモシンイキホヒガツヨモヲタクテ　ソレサヘカナヨウニノガラタナルユヤバリヨロシカラスオレドモ　キハイニンノニノセイオリカテシハコレカラダンぐ）昌二恵競爽猶可（サウエルデアラフレ　セハモドモくオトロヘキリテホシノセイモアヤクイコトくナリオ）其危哉（シガトシビノアタリノダイシナリトモシンイキホヒガツヨモヲタクテ）又弱一个焉（ソレサヘカナヨウニノガラタナルユヤバリヨロシカラスオレドモ　アタリノセイノイチニンダトヨリヲ　キヤウセイノイチ）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終

門人　男　小畑艮山

因州　里田三彌　同校

仙臺　朝倉亘理